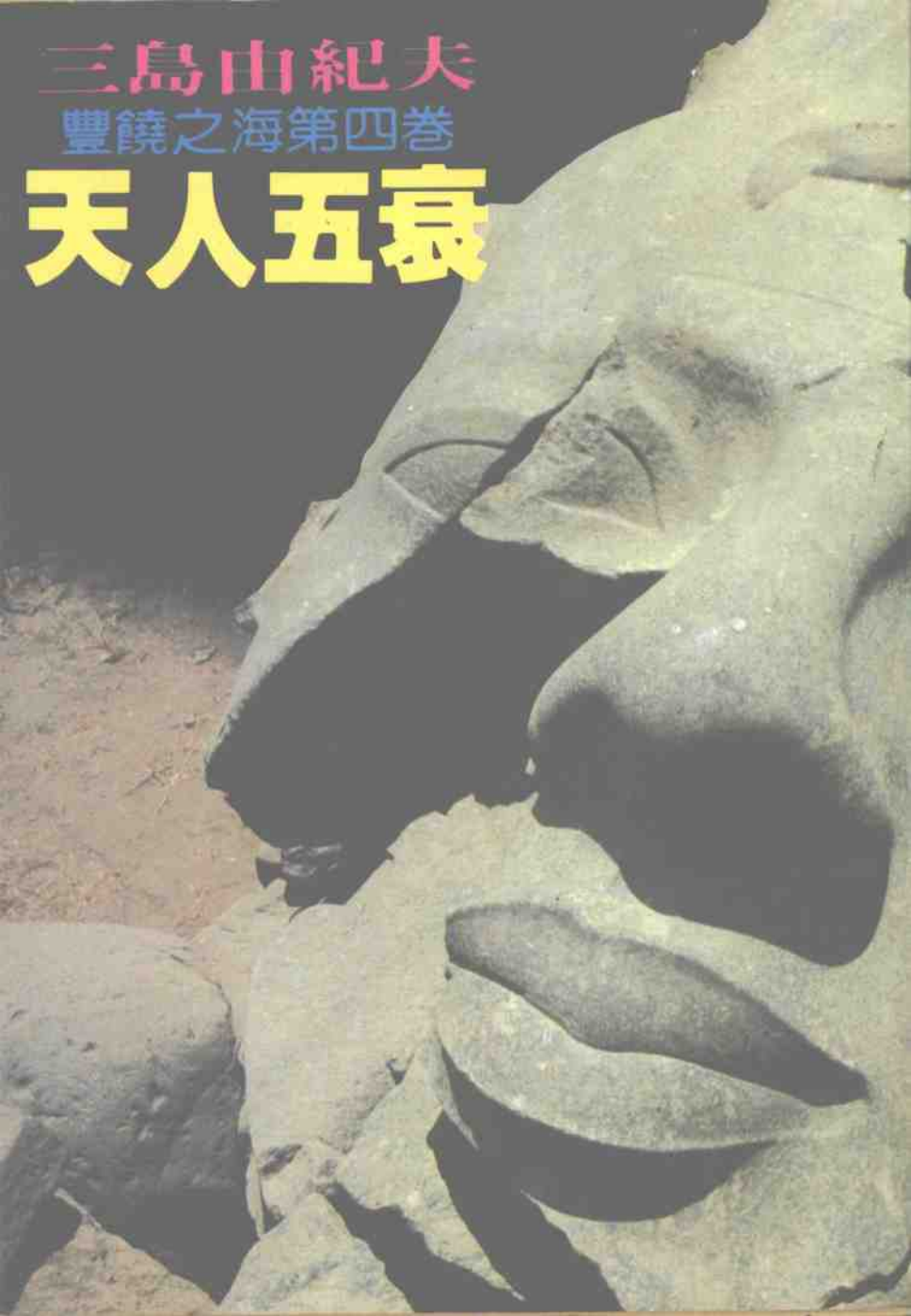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島由紀夫

豐饒之海第四卷

天人五衰



三島由紀夫 著
邱夢蕾 譯

天人五衰

星光出版社
雙子星叢書

究必印翻 · 有所權版

天人五衰

雙子星叢書：278

著者：三島由紀夫

翻譯者：邱

發行人：林

出版者：星

經銷者：星

光書報社
光出版社
紫夢耀

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一六號

郵政劃撥：一四二四三號

電話：三〇九五九一二
三四八一二

印刷者：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

電話：九八三一〇六一、二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

定價：90元

號玖陸壹零第字業臺版局：證記登業事版出局開新院政行

海面的霧靄使遠方的船影顯得幽黯，然而海面已經比昨天清明，可以看到伊豆半島羣山的稜線。五月的海一片平滑，日光強烈，雲淡天青。

很低的波浪在岸邊碎裂，在碎裂之前那驚色的波肚就像海藻在牽纏一般。

日復一日，海的攪拌作用重覆着，如同諸天攪海的印度神話，世界大概無法靜止吧！是否在靜止時會喚醒大自然的某種邪惡呢？五月，海的起伏不停地閃爍着，光點纖細稠密地凸起。

三隻鳥在高高的天空忽近忽遠、不規則的飛翔，彼此接近，爾後突然分離，帶着神秘色彩。近時可以感受到對方羽毛的拍動，而下一瞬間遠離時的藍色距離，究竟代表什麼呢？那三隻鳥是否類似有時在我們心中出現的三種思想呢？

黑色殘破小船向着海面遠離的身影，由於其構造物的堆積，讓人產生莊嚴高大的錯覺。

午後兩點，太陽躲在雲蔭間，就像光潔的蟬。

深藍色的水平線圓而大的擴展，這是框進海景的藍黑色銅箍。

一瞬間，海面的某處有波浪像白色翅膀般湧起，爾後消失，那又代表什麼意義呢？若非崇高的韌性，就代表極重要的訊息，莫非兩者都不是。

海潮逐漸漲滿，波浪也略略升高，陸地被巧妙地浸透着；由於雲遮避了太陽，海的顏色變得有點險惡的深綠，其中有條由東向西長伸展的白線，就在那個部位平面彷彿扭轉了，將轉未轉的部位，則蘊含着骨架般的，屬雜在深綠的平面上。

陽光再度照耀，海面又一次棲息着平滑的白光，在西南風的命令下，有如無數個海梨被擊的波影不停地向東北移動。水波無止境的大移動，始終無法洋溢到陸地上，遠處月亮的力量有力的制止了氾濫；雲變得像沙丁魚般的擁擠，覆蓋了一半的天空，太陽在雲層上方靜靜地灑下白光的。有兩艘漁船出航，海面上的一艘貨船在移動着，風變得很強。從西方入港的一艘漁船發出引擎的聲音，那聲音就像典禮開始的信號般，逐漸接近。

那麼卑微的船，既沒有車輪也沒有腳，彷彿拉着下擺徐行般的高雅。

午後三點雲層變薄，南方的天空像白色雉雞的尾巴般擴展，朝海面落下深深的投影。

海、無名海、地中海、日本海、眼前的郡河灣……包括了一切賦予『海』這個名稱的東西，卻又絕對不服那個名稱，海應是無名的、豐饒的、絕對的無政府主義。

隨着陽光消逝，海突然變成陰沉的冥想，充滿淡綠色的複雜稜角；像薔薇般荊棘滿佈的波浪充滿海面，那荊棘本身也蘊含着平滑形成的痕迹，海的荊棘看起來是平滑的。

午後三點十分，不見任何船影。

真是不可思議，如此廣大的空間，僅僅空茫一片。

連海鷗的翅膀都是黑的。

爾後，海面浮現虛幻的船，向西前進一會兒，便消失了。

伊豆半島已經被雲霧遮蔽，有那麼一會兒，那並非伊豆半島而是半島的幽靈，很快的，幽靈也消失了。

既然消失就沒有痕迹，縱使存在於地圖上，也不再是『存在』了，半島和船完全屬於『存在的另一種愛』，出現又消失，半島和船究竟有什麼不同呢？

如果說，看得見的事物就是存在的一切，那麼在沒有被濃霧籠罩以前，眼前的海永遠是存在的，隨時準備着存在的出現，而一條船就足以改變全貌。

船的出現?!這現象重組了一切，存在的全體構造產生龜裂，從水平線一端迎入一艘船；就在那時進行轉換，雲的變化，船的出現……每一剎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？發生究竟是什麼意義呢？

每一剎那在那兒發生的事，或許就像克拉卡托的噴火一般重要，只不過人們不會注意而已，我們過於習慣存在的無情，對於世界存在這回事，是無法過於認真的。

「發生」就是永不停息的再構造、再組織的信號、從遠方傳來的一聲鐘響的信號，船的出現就敲響那個存在的鐘。驀然間，鐘聲響起佔有了一切，海上一切不停地發生，存在的鐘聲永遠作響着。

一個存在。

不是船也無妨，或許出現的是一棵夏橘，它就足以敲響存在的鐘。

午後三點半，在郡河灣代表存在的就是一棵夏橘。

在波浪間忽隱忽現、載浮載沉、鮮明眩目的橘紅色，從距離海岸相當遠的地方，逐漸向東遠離。午後三點三十五分，西邊名古屋的方向，一艘黑船憂鬱的影子進來了。

太陽整個被雲覆蓋，有如燻製的鮭魚。

——安永透離開三十倍的望遠鏡。

預定午後四時進港的天朗號貨船，連影子都未見到。

回到辦公桌前，他再度出神地看着今天的水船日報。

『昭和四十五年五月二日 (星期日)』

預定進港之定期遠洋船

天朗號 國籍 日本

日期 二號、六時

船主 大正海運

代理店 鈴一

起始港 橫濱

下錨地 日出碼頭四、五』

……本多繁邦，今年七十六歲，妻子梨子已經亡故，是以常獨自外出旅行。唯多半挑選交通便利的地點，免得加重自己體能負擔。

有一次，他到日本平遊覽，回程中，參觀了位於三保的著名松原，看過傳聞中自西城流入之天人羽衣碎片後，回到靜岡。本多突發奇想，亟思獨個兒去海邊觀海。自從新幹線鋪好後，每一小時便有三班車，錯過一班也沒啥要緊。何況由靜岡到東京，總共不用一小時，方便得很。

下車後，本多拄着拐杖，走了約莫五十公尺沙路，來到駒越海邊。遙望大海，他不禁引發心中思古幽情，傳說駒越海灣頗具盛名，曾有仙人下凡至此一遊。它同時還勾起本多年少時嬉戲鏢倉海邊的回憶。整片海灘上，只有二、三名釣者，和一些玩耍的孩子，顯得非常閒逸。來時，所冇心思全想着海，其他什麼都看不見，歸途猛地瞧見堤坊邊有一牽牛花，花瓣粗俗地着了淡紅。堤坊上，一大片海草被攤置在沙上，等待陽光自然烘乾，可口可樂殘破空罐，家庭用油漆空筒，

不腐的塑膠袋，裝洗潔劑的空箱子，細碎瓦片，空便當盒……。

陸地生活的渣子積在這兒，招呼人們面對『永恒』，在此之前，從未看過永恒，亦即海。人類只見用最污穢、最猙獰的死亡形象。堤上植滿養分極差的矮松，歸路左手邊是蘿蔔田，其間雜有小小寂寞的白色四瓣花，矮松成，隊列在路旁兩側，再有就是那片草莓園了，塑膠篷搭的暖房中，成簇草莓壓垂了葉脈，蒼蠅繞在鋸齒狀的葉緣打轉。一望之下，本多發現在此令人不快的白色棚架聚落中，有一座方才未曾注意到的小塔形建築物。

它位於縣公路一側，水泥基座，高得奇異，以上是二層白色木板為壁的窄小屋子。若說它是監視用小屋，則顯得過份惹人注目，但若說它是事務所，卻又太以平凡。小屋三層樓高的三面牆上，全開得有窗戶。本多受好奇心唆使，來到前院。前院完全以沙敷地，細碎的玻璃上，忠實地浮着雲層倒影，白色外框在地上投下長長的影子。仰起脖子望上看，二樓窗邊有架類乎望遠鏡那種圓鏡頭。水泥基座處有紅色鏽漬斑斑的大水管伸出，隔沒多遠，即隱入地底。本多留意腳下的雜物，跨過大水管，走往通向一樓的石階。

走完石階，又是一條入屋必經的小鐵梯，上面懸了塊牌子，上面寫着：

“TEIKOKU SIGNAL STATION”

株式會社帝國信號通信社清水港事務所營業項目

1 進出港船舶動靜通知。

2 海難事故發現防止。

3 海陸信號聯絡。

4 海上氣象聯絡。

5 迎送進出港船舶。

6 其他有關船舶事項。

以古雅隸書寫着公司名稱，旁邊附有英文注釋。斑剝的白色油漆字樣，逐一變得模糊暗晦，這正合本多心意。在諸多種營業項目中，恣意地散放出海水味。

探頭望望鐵梯上方，屋裏一片闕然。

回首一看，腳下縣公路旁，到處可見鯉魚旗竿的光芒閃動。在一排排藍色屋瓦覆蓋之市鎮東北，是繁華的清水灣，有着熱鬧風貌。陸地上的起重機，和自船舶卸下的貨物，交錯落疊。黑漆船身，工廠白色牆壁，受潮風浸襲的鐵材，以及裹了厚厚油漆的煙囪等，簇擁在碼頭邊緣。那是一羣渡越無數海洋而至歇於一地，敦睦相親的港口泊船，在他們之間海洋成了亮亮的寸段蛇鱗。

港口那邊，山嶺正上方是富士山，它自雪裏露出山巔，銀白小山尖彷彿沉陷在雲的夢魘中，遠眺有如一塊銳利白色奇岩，被不經意地嵌在雲端。本多終於心滿意足地離開了。

訊號所基座是座貯水槽。

用泵浦汲自井中的水，都貯存在這兒。然後再流經紅色大水管，灌溉塑膠暖房裏的植物。帝國訊號通訊社即是看中這一點，而在水泥高臺上建造了木屋，做爲訊號所。如此一來，便可早早掌握來自西邊，由名古屋方向航來的船隻，以及正前方，從橫濱碼頭離港而至之出航站。

訊號所共有四名訊號員，每隔八小時輪一次班。最近因爲其中一人，請了不少日子的病假，另外三人只得自己做調配，平分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量。木屋一樓是層偶而才從清水港碼頭事務所來巡查一回的所長辦公室。訊號員們確實工作地點是在二樓，寬有八坪，地上舖以木板，三面全是窗戶。窗戶裏邊是特別定製的桌子，圍住有窗的三面牆壁。南邊擺了三十倍，東邊臨港窗旁是十五倍的望遠鏡；東南樑柱處，設有一千瓦的投光器，可於夜間打出訊號燈光，西南角的辦公桌上有二架電話，以及書架、地圖和插在一格格高架裏的訊號旗，加上西北角的廚房、休息室，

這就是整個二樓了。站在靠東邊的窗口，可以看到高壓線鐵塔，高壓電線打那兒開始，一直延伸至海，然後結上另一架高壓線鐵塔，繼續朝東北方迂迴，抵達第三座鐵塔，再沿海岸線直伸清水灣而去。臨近這扇窗戶，第三號鐵塔變成爲極佳的標的物，每當入港船隻通過它，卽表示該船已進入包括碼頭在內的三G水域。

直到目前，尙須藉肉眼辨別船隻。船上貨物輕重，與情緒多變的海水，支配着船舶動靜。它們始終保有十九世紀時，宴會中要就早到，再不就遲到的浪漫氣息。稅關、檢疫、領航員、裝卸貨物、餐廳、洗衣店等，全須確切掌握時間，而爲了能確實拿捏準該預備的時刻，也就需要有人監視船的進港。此外，當兩船爭先搶道想入港時，必須根據它們抵達棧橋時間的早晚，來決定入港先後的秩序，這亦須有人一旁監看，以免引起無謂爭執，並做成公平、讓人服氣的裁決。透的工作意義卽在於此。

——海上出現一艘相當大型的船隻，水平線異常曖昧，只有熟練機敏的目光，才可能極端迅速的發現它，透疾快地湊到望遠鏡前，拿眼觀察。

每至仲夏或仲冬，水平線總格外清明。眼睛往往可看見船舶來時，粗魯地跨過水平線高高的門檻，伸展出船身的剎那。當此初夏，船隻只似現身雲霧，徐徐自『存在之曖昧』脫離而已。水

平線又白又長，活像個爛枕頭。黑色貨船的體型，與四、七八〇噸的天朗號完全吻合，船尾的樓型，亦和登記簿上畫得一樣，白色船橋、船尾，在濺起的白色浪花中，顏色變得一般晶瑩，但黑色煙囪上的紅圈標幟呢……？透凝神打量，紅圈中依稀有個「大」字，一定是大正海運。這段期間，大船始終維持一二·五哩的速度行駛，彷彿拚命般，直欲逃離訊號所望遠鏡的視界外。那情景，像極在捕蟲網裏胡亂振翅的黑蝴蝶。

看不清楚船名，只知道有個「天」字，那還是憑着先入爲主的觀念，才勉強看出來的。

透走回桌邊，打電話給船舶公司。

「喂，喂，這裏是帝國通訊社訊號所，天朗號現在正通過訊號所。貨物嗎（透回憶着黑色船身上紅色吃水線標高），大約一半，預定幾點開始卸貨？午後十七點整嗎？」

距離卸貨時間只一小時，還有很多人要聯絡。

透在望遠鏡前和桌子間來回忙着，他統共打了將近十五通電話出去。

打給領航員事務所、拖船春陽號、領航員家裏、數間餐館、洗衣店、船舶服務處、海關，以及代理公司、港灣管理處港營課、計算貨物的檢數協會、回漕店……等。

「天朗號即將到來。棧橋嗎？是日出四號和五號，就這樣，沒別的事了。」

天朗號已經通過第三號高壓線鐵塔。望遠鏡本身長長影子投映在地面，因陽光日影移動而搖

曳。

「喂，喂，天朗號目前正進入三G。」

「喂，喂，這裏是帝國通訊所，天朗號目前已進入三G水域。」

「喂，喂，海關嗎？請接警務課，天朗號現在正在三G水域區行駛。」

「喂，喂，午後四點十五分，天朗號已通過三G。」

「喂，喂，天朗號在五分鐘前入港。」

……

——除了直接進港的船舶外，不論橫濱航向清水或名古屋航向清水的各種船隻，全都是月末多，月初少。橫濱距離清水灣有一一五哩，船速十二哩的話，要九個半鐘頭才到得了。在船舶預定入港時間前一小時，嚴加注意海面動靜後，訊號所的工作便算告一段落。今天除午後九點整，有艘來自基隆港的日潮號預定要入港外，其他沒什麼船登記要入港了。

每當一艘船欲入港前的聯絡事宜結束後，透常常感到若有所失。而就在他的工作宣告完畢的同時，港口那邊便會有一大羣人開始出動忙碌。在這遙遠孤絕的訊號所裏燃起一根香煙，遙思港口彼方熱鬧風貌也是件蠻不錯的事。

事實上，他不該抽煙。所長曾經苦口婆心勸他，十六歲的少年人最好不要抽煙上癮，說說眼

見沒效，以後也就很少再提。可能是想到工作本身太過單調，勉強也就隨便吧！

透的臉孔露出凍結般的清白美，他的心冰涼，既無愛亦無淚。

透能了解觀察望遠鏡所給予他的是一種幸福，天賦的好眼睛教會他這一點。不需要創造，只要凝神專注地眺望。再沒有比從望遠鏡裏觀看水平線更清楚、更透澈，較諸視覺影像中臆測更真實的了。此外，在望遠鏡目視範圍內，還可瞧見各式形色存在，那是海洋、船舶、雲彩、半島、閃電、陽光、月亮，甚至數不盡的星星。所謂『觀看』，是指存在於眼中可見到的遭遇，亦即存在與不存在間的遭遇種種。那麼，這豈不就像是在說，有許多存在且相互映照的鏡子嗎？不對，真正的『觀看』是超越存在而生。像隻小鳥般，『觀看』是雙翅膀，能將透領至沒有人看得見的地方。在那兒『美』彷彿腐朽的舊裙裳飄蕩吧？！永遠不會出現船舶的海，便是絕不可能受存在侵犯之海。看着、看着，洞察力清晰的極限，即是毫無所見之確定的領域。在這片領域中，物象、體認，如同被酸溶釋之酸化鉛溶成深藍色。『觀看』一旦解除了認知的腳鍊，即變成透明的領域。

把目光投注在那兒便是透幸福泉源，在他心裏認定，再沒有超過『觀看』更糟的自我放棄，能夠讓人完全忘記自我的是『眼睛』，而觀察望遠鏡頭時除外。

但是自我呢？

這年僅十六的少年深信自己不完全屬於這個世界，只有一半或許屬於這個世界，另一半則屬於那片幽邃、深藍色領域。易言之，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法律，或規則能束縛得了他，只要自己虛偽地假作受世俗律法約束，就已經很夠了。沒聽過哪個國家有綁束天使的法律。

人生亦因此變得簡單的不可思議。人類的貧窮、政治與社會的矛盾，一點都不會令他困惑。他絕對可以露出溫馨的微笑，但它與同情無緣，在他而言，微笑是絕不容忍人性的最後印記，是來自弓狀唇形裏的隱形吹箭。

瞧夠了海，他回身從抽屜中拿出小鏡子看自己的臉。鼻樑挺直的蒼白臉上，有一雙和深夜同樣澄澈的美麗眸子，眉毛略微細些，但端整有加，唇形飽滿圓潤，而最美的就是眼睛了。雖然自我意識用不着它們，可是在他肉體形像中，卻屬它們至佳。這真是一大諷刺。以之確認自己的美貌的器官，竟是最美的。

長長的睫毛，顯現極冷酷神情的瞳孔，望之有如始終帶了個揮之不去的夢般。

透相信自己是天之驕子，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樣。這個小孤兒認定無論自己犯下任何的大罪，永遠都是潔白無瑕的。當掌領貨船船長職務的父親死於海難後不久，母親便相繼亡故，餘下他父子貧窮潦倒的伯父撫養。初中畢業後，他進入縣立職業輔導訓練所就讀，經過一年時間，取得三級無線電通訊員的證書，旋即來到帝國通訊社訊號所任職。